

解說：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蹟的時候，我們突然發現，他是一位佛門再來人，他為我們住世表法細緻、深刻、全面。或許是我們「只緣身在此山中，不識廬山真面目」的緣故，致使我們沒有去享受、品味和體悟，那麼我們今天就去還原一個原本就立體、豐滿、福慧具足、真實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寶形象。

一百一十二歲老僧生活自理，不用人照顧；一百一十二歲老僧每天劈柴、除草、做農活；一百一十二歲老僧上樹摘柿子；一百一十二歲老僧穿針引線縫僧袍；一百一十二歲老僧戒殺放生度眾生；一百一十二歲的老僧栽種奇花瞬間開；一百一十二歲老僧，淨空導師為之親撰挽聯、墓誌銘；一百一十二歲的老僧預知時至，自在往生極樂邦。

一位高僧的真實生活寫照：賢公和尚，佛門榜樣。

茫茫宇宙，無限太空；浩浩神州，中華大地，一度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搖籃。中原沃土，人傑地靈，位於中原之中的南陽盆地更是聖賢輩出。南陽四聖，譽滿天下，高僧雲集，舉不勝舉：天然禪師、慧忠國師，被譽為「南陽和尚」的神會法師，近代淨嚴法師、體光法師、海墨法師……。

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七日(壬辰年臘月初六)凌晨，在中原南陽來佛寺這座極不起眼的鄉間小寺廟裡，又一位大德高僧，一百一十二歲的上海下賢老和尚預知時至，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，無諸痛苦、瀟灑自在、安詳示寂、捨報歸真，駕蓮台往生極樂。世壽一百一十二歲，僧臘九十二載，戒臘九十春秋。令無數見聞者歎羨不已。

古曆壬辰年臘月十二日上午（公元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）

，傘蓋林立、幢幡排空，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、鰲圓寺的演教法師、豫山寺的妙寶法師，參加了裝缸入塔法會。海賢老和尚的弟子印志、印涵、印榮等法師和諸山長老，以及來自南陽及全國各地的三千多名淨宗學人，為老和尚念佛送行。老和尚的弟子印志法師誦讀了祭文：「聖哉賢公，人中豪雄。三界師表，法門象龍。嚴持淨戒，勤修梵行。九十餘載，善始善終。春風化雨，潤物無聲。來佛古寺，因師而名。師今歸去，福慧圓通。花開見佛，徹悟無生」。

農曆壬辰年臘月初六凌晨，來佛寺上空祥雲繚繞，霞光萬道，似乎在向世人宣說著什麼。我們最尊敬的上海下賢老和尚娑婆印壞、淨土文成，永遠離開了我們。

老和尚圓寂前一天下午，還在來佛寺門前的菜地裡一直幹到天黑。

印寶法師：印川師父說：「師父，你還幹？」他說：「我幹不了多長時間了，馬上就幹完了。」

解說：師父這話，當時只做平常話，現在想起，恩師話裡有話，一語雙關。

印寶法師：他是每天夜裡一點多起來念佛。三點多燈還亮著，到早上六點多，一看他衣服都疊得好好的（他平時不疊衣服），看到可喜像，臉也是紅紅的。

印志法師：到六天、七天的時候發現他的頭髮黑了一半，眉毛整個黑完。

解說：海賢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，去到桐柏縣平氏鎮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「鐵腳僧」演強法師。路上，老和尚拉著陪同他去的老護法春生居士的手說：「我很快要走了，老佛爺喊我去了。」

春生居士：（他說）「我來這一趟，我就永（遠）不來了。」我問他：「你怎不來了？師父。」他說：「就在近來我就要走了。」我說：「你上次給我說，你說老佛爺不叫你走，叫你在這裡再住二年，現在又說你要走。」他說：「你不知道，老佛爺這兩天交代我，叫我馬上就要走。」

鄢居士：我說：「你什麼時候往生走，你給我說一聲，我找人去給你助念。」海賢老和尚說：「叫人助念那是不相信，走不了；我這不用助念，我自己都走了。」他很有百分之百的把握。

印涵法師：師父預知時至，自在往生，誰能比得了！不識字，一句阿彌陀佛，就這成就了。師父給我做了個好榜樣。

劉居士：臨終他實現了預知時至，身無痛苦，心不貪戀，意不顛倒，如入禪定，往生極樂。

張萬斌居士：高深的道行在清淨心裡，在平常心裡。賢師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，因為他有一顆清淨心和平常心。

解說：是啊！人生七十古來稀。在當今物欲橫流的紛繁環境裡，賢師是怎樣的修持，能夠得享百歲高齡，身心自在，得以解脫？又是怎樣練就的清淨心和平常心？懷著敬慕，帶著疑問，在老師父的高足印志、印涵法師的帶領下，我輩不肖弟子一行數人，沿著桐柏山脈，探尋老和尚走過的足跡。

賢師俗姓文，名川賢，字清選。祖居豫南唐河縣少拜寺鎮，生於晚清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。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誠的佛弟子，耕讀傳家，樂善好施。

俗語云：「寧為太平犬，不做亂世人。」賢師姊妹五人，父母於苦難中將幾個兒女拉扯成人，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稱說。

賢師十歲時，家鄉大旱，父親出去逃荒要飯，在湖北隨州遇到土匪搶劫，火燒村莊，父親就挑水救火，後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

打死。劫後回村的村民，看到一群餓狗在為維護他們家園的恩人守屍，見者無不為之痛哭淚流。狗尚如此知恩報恩，何況人乎！村民眼含熱淚，協母親送屍還鄉，以長輩之禮安葬。

師少年時期，被發生在自己身邊觸目驚心的幾件事警醒了，對堅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進作用。那時在老家，八媽秉性不好，非常霸道厲害，和家人鄰舍人經常謾罵和打架。曾有一次她罵、打五嬸時，把五嬸衣服都撕光扒掉了。在後來接連發生了許多當時還不知道是惡因招致的惡報，八媽接連生了四個兒子都先後夭折，最後八媽的舌頭總被自己的牙齒咬壞（就是人們俗說的嚼舌根），鮮血直流，以至發展到整個舌頭都被自己咬掉。後來，八媽在三十二歲生女兒坐月子時，也痛苦的死去了。當時母親對我說：「為人要善寬厚，千萬可別作惡造罪！」母親的話深深的印在了他的腦海裡。

後來，師種了一個大冬瓜，卻被堂弟偷了。他就小聲念誦：「誰偷了我的冬瓜，就叫他長瘡害病。」誰知道三天後，他的堂弟真的臥床不起。嬸娘找到他說：「你別再念了，你弟弟就摘個冬瓜，你就咒得他渾身長瘡，疼得喊爹叫娘的。」後來他就趕緊念誦：「快叫他好了吧！快叫他好了吧！」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。人的念頭竟有這麼大的威力，有這麼大的作用，以後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，他對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。這件事對他以後堅信念佛法門能夠成就正果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
十八歲時，賢師腿生癰瘡，大幅潰爛，母親為之四處訪求名醫，全然回天乏術。師已知因果，嘆曰「妙藥難醫冤孽病。」遂捨棄醫藥，從朝至暮，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，月餘天後，頑疾不藥而癒。師由此愈發堅信佛語至誠，確無誑語，菩薩所言「度一切苦厄」果不欺人。歷此生死大劫，也令賢師深刻領悟到輪迴路險，死

生事大，遂生起出離之心。

民國九年，師二十歲，決意拜別慈母，投在桐柏山太白頂雲台寺上傳下戒老和尚座下。

印涵法師：海賢師父當年年輕的時候，就是到這兒找傳戒師父剃的度。

印志法師：師爺在當時離開這個寺院，去北京那個廣濟寺，十二年沒有出禪堂。回到桐柏山，好幾個人割荒草，誰有病了，他就隨便抓一把，回家不管什麼病都能治，捏草為藥。

解說：老和尚親自為之剃度，賜法名曰「海賢」。賢師於二十三歲時赴湖北榮寶寺受具足戒，傳戒公本是臨濟宗白雲系的一代大德，然而卻不曾教授賢師參禪打坐，也沒有教授講經說法，唯傳六字洪名，囑其一直念去。

賢師曾先後在桐柏山的普化寺、雲台寺、塔院寺常住，開墾過十四片荒山。

印涵法師：當年他們在這裡開荒，這兒都是開荒種地。

解說：修建過十一所道場。曾與宗門高僧海墨法師、體光法師一起，在塔院寺結廬共修。

一九六六年，文化大革命開始，紅衛兵到寺院裡焚毀經書佛像，逼迫僧人還俗。紅衛兵扒開了傳戒師的墓塔，可是墓穴空空，只好作罷。

印涵法師：塔院寺始終，紅衛兵找他的骨灰沒找著，他知道有這個劫難。

解說：賢師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師父的骨灰，方知傳戒師是得道高僧，早知有此一劫，方將骨灰藏匿石板下面。任憑紅衛兵如何逼問，他歷盡磨難，師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。直到一九九一年，海賢老和尚又親率弟子們，為師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邊重新

修塔安葬。

賢師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裡做了生產隊長。當時不許念佛，他就在心裡默默的念；不許拜佛，他就在晚上偷偷的拜；大鍋飯裡有葷腥的時候，他就吃鍋邊菜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賢師一直為大眾示現著僧寶的形像。

演強法師：下生產隊都沒還俗。

解說：後待形勢稍鬆一點，便又趕回寺院，寺院沒有了戶口。

演強法師：都是挖荒挖地種芋頭、種點紅薯，都吃那樣的，誰上去都捨給他們一點。

解說：艱難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年頭。在長達幾年的時間裡沒有香火供養，幾乎是海賢一個人辛勤勞作，供養五個年老體弱的老和尚，直到他們一個個往生。

演強法師：晚上拜佛，白天勞動，拜得頭暈眼花，還得挖藥。廟裡還有個老母親。

印志法師：他們當時條件很不好，師父一邊苦修，一邊孝養年邁的老母親。在老母親八十六歲那一年，老母親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，師父勸留不住，只好跟隨母親回到老家。

海賢老法師：八月二十日下來的，菜園裡有三間屋，我騰了騰，後來我回家拎了隻鍋。

劉居士：喔！拎著鍋回去。

海賢老法師：怎能吃人家的飯？不去開齋破戒。咱哪有房子？是生產隊裡的。老母親從小就吃齋。

劉居士：從小就吃齋。

海賢老法師：臨走會做飯，還包扁食。

劉居士：自己包的餃子。

解說：晚上，老母親吃頓自己親手包的餃子，捎信要她的女兒

、侄女都回來，坐在椅子上，說了聲我走了，只見她頭一歪，老母親就真的走了。她八十六歲，自在而逝。當時條件極其困難，賢師為母親念佛三日後，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將母親簡單埋葬，這讓賢師常掛在心，深感對不起母親的無邊深恩。八年後，賢師發心為母親遷墳豎碑，豈料掘開墓穴竟然空無一物，僅有幾顆釘棺材用的大釘而已。

三世諸佛，淨業正因。蓮池大師曰：「父母離塵垢，子道方成就。」至於賢師之母是否乃菩薩應化，如達摩掛履般遊戲神通，我輩凡夫自是不敢妄斷。然而，賢師對慈母至純至真的一片孝心，卻足以令我感動至極。

有一段時間，賢師看到幾個師兄弟在一旁總對他指指點點，直到師父把他叫到方丈室嚴加斥責，他才明白，原來是有人誣陷自己的清白。

海賢老法師：海賢不是談了一林子，說得那個難聽啊，我再也不敢吭氣了。

解說：他不爭辯，直到一個外出遊學的師兄回來後馬上站出來澄清，那幾天他和海賢師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，是山下村民來幫忙幹活，他一直和海賢住在一起。

多年前，電工月底去收費，老和尚說：「跟上個月用的數量比，這個月怎這麼多？」

印涵法師：電工二話沒說，啪啪給我師父兩耳光，師父把電費掏出來就給他。在場的居士看不慣，要找電工論理，我師父說：「算了算了，打我算給我撓癢了，吐我臉上算給我洗臉了。出家人要有度量，能夠寬容別人，忍者自安。」

印榮法師：不能行的，他老人家行了；不能忍的，他老人家能忍了。

解說：一九七六年，文革宣告結束，南陽及社旗的許多護法居士相約到塔院寺，迎請賢師前來主持正法，恢復來佛寺的學佛道場。飽經磨難的賢師深悟蕩益大師讚歎蓮池大師時所講的，「只要兩腳著實，不求門庭好看」，故而僅修起大殿三間和西廂房的羅漢殿三間，泥塑佛菩薩聖像供奉，這就是聞名中外的來佛古寺。

南陽來佛寺位於河南省社旗縣饒良鎮西南。相傳在隋唐年間，有羊冊鎮糧商王居士駕牛車去源潭鎮販糧，途遇三位老人搭車同行。行至深夜，便在路邊停車休息，待次日黎明，卻見三老已化為三尊石佛。眾信士因而便在此處興建道場，取名曰「來佛寺」，即佛陀化身來此之意。

幾度江山易主，幾經滄桑變遷，當年殿宇軒昂，如今盡還太虛。然而，雖是空門零落，幸喜正法猶存。古語有云：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」就在這座毫不起眼的鄉野荒庵中，就是這泥塑佛像和破舊瓦房，卻成就了震驚寰宇的兩位神僧，一百一十二歲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賢老和尚，和他的師弟肉身菩薩上海下慶法師。

肉身菩薩海慶師略傳：師俗姓李，諱富貴，祖居豫東南泌陽縣，生於晚清宣統元年。因出身寒微，未曾習書學文；然天性仁厚，生來賢孝知禮。十一歲時皈依三寶，禮宛東羅漢山清涼寺傳東法師乃為剃度，賜名海慶。師四十二歲入來佛古寺常住，專修淨土，老實念佛。一九八一年敬住白馬寺增受具足戒。一九九一年臘月十一日，師談笑示寂，自在生西，世壽八十二歲，僧臘七十一年。

師坐缸六年後，其戒兄上海下賢老和尚發心為之荼毗入塔。壽缸開啟，眾皆驚歎，唯見慶師結趺巍坐，面貌如生，乃至所著衣物亦纖毫無損。四眾知是金剛法體、全身舍利，遂將其供奉寺內，朝暮禮拜。二〇〇六年，廣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欣聞慶師聖跡，倍生敬



仰，乃發心為其貼金供養。

初閱慶師生平，似覺平淡至極，除卻一聲阿彌陀佛聖號，竟無他物可言。然細加玩味，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豈非師暗合道妙處麼？心下會悟，始信大道至簡，生佛不二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如是而已。茲有淨業學人為師讚曰：「一句彌陀法中王，七十年來心中藏。不參禪理不研教，不解經咒又何妨。信深願切直念去，自然花開極樂邦。留此金剛不壞體，證轉法輪度迷茫。細觀佛首低垂處，恰似六祖駕慈航。今虔祈禱蓮台下，求師引我出夢鄉。」

二〇〇五年，已是一百零四歲高齡的賢師，為了給慶師裝飾金身而遠赴廣州，與西藏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不期而遇。這位年輕的法王子將賢師奉若活佛，至誠邀請師父共進午餐，並合影留念。國際著名書法家張雲田先生，見賢師年過百歲依然身體康健、頭腦清醒，特意向老人家請教養生的祕訣，老人家說，這都是得益於持戒精嚴、老實念佛的結果。張先生至誠頂禮，讚歎賢師如趙州再世。當即揮毫，引了一首楊萬里的《詠菊》詩讚賢師曰：「物性從來各一家，誰貪寒瘦厭年華。菊花自擇風霜國，不是春光外菊花」。

在海賢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，盡己全力弘揚淨宗道場，示現了住世佛菩薩的慈悲形象。雖然老和尚沒有叱吒佛界的驚天動地之舉，但他的慈悲、勤勞、純淨、純善卻給世人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記。海賢老和尚從不做什麼佛事經懺法會活動，只講讓人們專念阿彌陀佛。居士們供養時，總是印經書和放生。百多年來，經過他雙手開挖的土地上百畝，供養僧眾、居士成千上萬，參與修築當地橋樑、河道、房舍不計其數。由他親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，真是桃李滿天下，五臺山、普陀寺、少林寺、白馬寺等名山古剎裡的徒弟數不勝數，且大多擔當寺院道場的主事負責，分別在不同道場傳承師道、弘法利生。

他晚年雖百歲高壽，然思惟敏捷、身心康健，德高望重。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，千佛寺、來佛寺、圓明寺、社旗居士林、南陽義烏念佛堂、六方佛堂，都有他很多很多幹活的工具和農具。走到哪裡幹到哪裡，他一天到晚都不閒著，還什麼活都幹。

印德法師：做活，慈悲。

居士：他一天到晚都不閒著。

居士：平平常常才是真。很簡單，念阿彌陀佛，一心表法。念佛法門，真實不空。

印榮法師：割油菜，下猛雨，人都往大門裡跑，他拿著鐮刀往地裡跑。剛到田裡，太陽出來了，不下雨了，他在那裡割。我說你看，老和尚表這個法。我說：「活我們幹算了，你光念佛就行了。」（他說）：「幹活不耽誤念佛！」在勞動中修的有禪定、有神通，人家不顯道。你說一百多歲了，一百多人家還上樹。

解說：當海賢師父看到圓明寺寺院觀音殿前大梧桐樹樹枝下垂過低，就拿著斧頭、鋸子，爬著梯子到樹上修剪樹枝。一百一十二歲的老人了，萬一有個閃失怎辦？高興的是，師父都一百多歲了，還能自個到樹上幹這活，真是咱佛門的僧寶。師父像是看透了我們的心思，笑著說：「沒事，沒事，我在念著佛！」

一花開時百花開，那是他親手栽種、澆水、拔草，細心管理，才開放出如此花朵，映襯著一百一十二歲老和尚純真、純淨、純美的心境。

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鬱鬱黃花無非般若。海賢恩師一生沒有豪言壯語，從來不做經懺佛事，但他不論閒忙，佛號從不離口。他的一言一行，他的一舉一動，都在向人們展示佛法的微妙，都含有無上禪機。

他對我們說：「念佛修行要能吃苦，以苦為師，以戒為師，不

能圖供養、享受。」「吃苦哩，穿補哩，想當和尚，會當婆娘。」是啊，我們親眼見到，即是現在，他已經一百一十二歲了，若到哪裡去，總是帶著針線包、錐子、剪子等小工具之類。凡是自己用的、穿的，全是自己洗洗，自己縫縫補補，從不麻煩別人。二〇一二年三月，老和尚在圓明寺參加觀音法會，弟子印榮法師孝敬他一件僧袍，老和尚試穿一下，感覺有點長，當即飛針引線，繚起了袍邊。這一幕，被參加法會的居士抓拍了下來，成為世間最為珍稀的鏡頭。

有一天，老和尚像往常一樣，午後不休息，到寺外種的玉米地裡轉悠，只見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。

印志法師：老和尚說：「你掰吧，你別害怕，你別不好意思，你掰吧，你揀那大的掰。」老和尚趕緊就離開了。

解說：二〇一二年農曆八月初九，南陽幾位居士到來佛寺看望賢師，賢師童心大發，親自搬著梯子，爬到寺院裡柿子樹上摘柿子。大夥見此場面，無不歎為觀止。能如賢師者，千年試問幾人比？

李玉安居士：張軍居士供養一枚戒指，海賢老和尚高興得，當著張軍居士的面戴在手上。當他離開佛堂的時候，他把戒指又交給我們。

張軍居士：他說出家人哪有戴這個的？當時我就跟淨空法師講的那句話聯繫上，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，你看菩薩所在之處，令一切眾生起歡喜心。

李玉安居士：他不貪任何名聞利養，

張軍居士：他這一輩子就是用形象去表法。

海賢老法師：你看我這幾十年了，早上都是三點起來，起來燒香，我坐那念佛，轉著佛念佛，轉著瞌睡了就歪那兒，歪那兒還念佛。回西方極樂世界，那不是一會兒就修好了。

演強法師：阿彌陀佛念幾十年不拐彎。

印涵法師：年年月月天天，沒有休息過。

演強法師：行住坐臥念彌陀，人家達到這個層次了。

印志法師：菩薩應世。

演強法師：人家這是度眾生，就是做這個榜樣，教你後學都能求點佛果。

劉居士：專門去給他買了根柺杖送給他。老和尚又來的時候，他拿了一根灰灰菜桿子做的柺杖。張軍來看他的時候說：「我送給你的那根柺杖你怎不用？」老和尚哈哈笑笑說：「咱沒那麼大的福報，咱用這就行了。」把那柺杖又送給別人。

演強法師：我才上桃花洞，他就給我四十斤芋頭種，種上芋頭了以後我才安住心。

印志法師：才常住寺院。

演強法師：對。

村民：一九八九年洪澇災害時期，老和尚親自把自己耕種的幾畝薄田收割的小麥，一千二百斤，交到國庫裡，並且連糧食款都不要。這就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，愛國愛教，為國分憂，度化眾生。

劉居士：我問賢師：「你總見阿彌陀佛，（阿彌陀佛）給你說什麼了嗎？」賢師說：「我求老佛爺來接我，但他不答應，他說讓我在世間表法。」海賢師一生都在表修六度的法，孝親尊師的法。淨空恩師對海賢師的讚歎最為貼切恰當，「賢公和尚，佛門榜樣」，真是我們四眾弟子的楷模。更沒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後又表了僧讚僧的法。二〇一三年元月十三日，當他看到我們給來佛寺送去《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》的書本時，他高興備至，立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，並說我穿上這袈裟，拿著這書本，你們給我照張相吧！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動要求給他照相。老人家這一舉動，把他內心期

待佛門團結、佛法興旺的願望表現得淋漓盡致。他拿上這書本歡喜的樣子，像得到盼望已久的寶貝似的。就在給他照這張相時，我們在場的四位居士不約而同都聞到了一種奇異的清香。更令我們沒想到的是三天後的晚上，老人家一反常規，自己敲著引磬，在臥室裡繞佛念佛，直至深夜後他安詳的往生。好像他表了這一法，才完成了他的最終使命和任務，才放心的撒手西歸。

李玉安居士：表的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」的法。拿著《僧讚僧》這本書照相，印證了《僧讚僧》這本書，也印證了淨空老法師所講的法。

劉居士：他表的第二個法，就是為上淨下空老法師苦口婆心常講的法做了證轉。老法師期望能讓更多的人一生成就，為我們選擇了最佳的脫生死的方法，那就是一句佛號、一部經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一生成就。淨空恩師用盡了千言萬語來勸導我們。

淨空老法師：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這就是佛。

劉居士：而上海下賢老和尚，是用自己一生的辛勞，默默無言的身教，從行和證兩方面為我們樹立了典範。二老雖互不相識，卻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，真是暗合道妙。主持普賢願海工作室的佛門大德宏琳師，見到海賢師的照片，並得知海賢師照相三天後就自在往生，讚歎海賢師表法圓滿。如慧明法師印證夏蓮居老居士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一樣，來印證了淨空老法師一句佛號、一部經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一生成就的這個法。立即在《僧讚僧》這個附冊首頁就刊登了海賢老和尚的照片，並加以說明。二〇一二年農曆八月二十日，居士們想給老和尚慶賀一百一十二歲生日，做了一桌素菜，老和尚一口都沒有吃，最後還是只吃了一碗芝麻葉麵條。

某居士：真是表法表得圓滿得很。

印榮法師：我們都向老和尚學習，發揚老和尚那種精神，以苦為樂，以戒為師，一句佛號念到底，把老和尚的優良傳統繼續傳下去，發揚光大。

印涵法師：師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，說明佛陀教育是圓滿的因果教育，人人都能做得到，人人都能夠修成正果。

海賢老法師：我心想我也活不了那麼長的年紀，情願死，靈魂成佛，世界上都知道。

解說：得悉賢公安詳示寂的消息，十方大德高僧、佛門四眾弟子紛紛前來拜瞻聖容，緬懷師風，立碑明志，送師西行。在四眾弟子莊嚴的佛號聲中，海賢老和尚的法體趺坐於壽缸之內，葬於來佛寺塔院。在老和尚歸西百日之際，為他舉行了盛大的紀念立碑法會。

法會主持人：來到法會現場的大德高僧和有關領導，有河南省佛教協會會長上昌下明長老、桐柏山清泉寺住持上印下生法師、鶴壁市佛教協會會長隆惠法師。

昌明老法師：我謹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眾弟子，向賢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無限的追思。賢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輩，是佛教界的大壽星。賢公畢生獻身佛教，愛國愛教，嚴持戒律，尊師重道，慈悲喜捨，利益眾生，深受佛教界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尊重與愛戴。賢老秉承師父教誨，修持淨土法門，阿彌陀佛聖號朝暮不斷，老實念佛，道心堅固，於世無爭，於人無求，淡泊名利，寬厚待人。以高齡之歲，強健之身，思惟敏捷，身無病苦，預知時至，安樂自在。此乃佛門僧寶，人間奇蹟。賢公往生前預知時至，提前和弟子告別，瀟灑自在，安然生西。賢公現身說法，為世人做了一個修行人最好的榜樣，證明了淨土持名念佛法門無比殊勝，證明了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的不可思議。

許振海居士：行住坐臥，威儀莊嚴；應機教化，妙用隨緣；廣演正法，利樂人天。

印生法師：在末法時代，最殊勝的法門是念佛法門，上海下賢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門為主，直至明心見性。我只是講他的兩個公案。老和尚在二十年前，免去了王德旺居士一場大災。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獄之災，那天他告假回家，送侄子當兵，老和尚攔住不讓走，這是他一生唯一阻攔的一次。原來桐柏縣出了一個殺人案，這個殺人犯和王德旺認識，就跑到他家躲避，一看王居士沒在家，就拐到支書家去了。第二天公安局抓走了殺人犯，支書做為窩藏犯被抓起來，罰了八千塊錢，坐了一年多牢獄。要是王居士在家，後果就可想而知了。還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。老和尚親自跟我說，有一次在懸崖禿壁，羊腸小道上走路，遇到一隻大狼。海賢師深知因果，也不躲避，也無處躲避，要是欠命就該還命，把我吃了就算了，只管念佛。那隻狼就到他跟前，咬住他的褲腿，把老和尚拉到山洞裡。狼窩旁有一隻母狼，難產在那裡躺著死了。他就閉上眼睛，至心念誦南無阿彌陀佛聖號，十來分鐘後母狼醒過來，產了五隻狼崽。公狼就對他點頭哈腰，磕頭感謝，他開示道：你要少做點惡，多行點善，以後別來畜生道了，成就佛道多好。第二天從海家河回來的時候又走到那個地方，老狼在那等著他，攔住老和尚，從草窩裡銜出一坨山蜂蜜，放到老和尚跟前，又是點頭哈腰。老和尚掂住這個蜂蜜，到我種香菇的棚裡給我講，他就說印生，你看看，這野生動物也知道報恩。

解說：當代淨宗導師，德高望重的上淨下空老法師，對賢師大為讚歎。

淨空老法師：一位老法師，一百一十二歲往生了。一生修得很好，正知正見，弘護正法，跟他學習的人很多，這在佛門裡面稱為

丈夫。老和尚把成佛這樁事情做出來給我們看，《無量壽經》上點點滴滴他全做到了，《大乘無量壽經》的作證轉。這個老和尚所表的法，會影響世尊末法九千年。這是阿彌陀佛任命他來的。把海賢老和尚這片光碟看作是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的總結，我勸大家一天看三遍，看一年，一年就是一千遍，一天能念一萬聲佛號，這一年下來，往生極樂世界就有把握。

解說：並號召淨宗四眾弟子向海賢老和尚學習。為賢師親筆題寫了挽聯：「四十八願一部大經一句佛號往生極樂，百十二歲專弘正法專護正法重返娑婆」。並為老和尚親書墓誌碑銘，以勵後人。碑銘曰：「賢公和尚，佛門榜樣。不事經懺，遠離利養。嚴持戒律，四眾欽仰。老實念佛，道在平常。淨土大經，諸佛祕藏。一句彌陀，甚深妙禪。百一十二，老當益壯。唯僧讚僧，法門興旺。弘普賢願，表法離障。續佛慧命，功德無量。自在往生，倒駕慈航」。

上淨下空老法師在海賢老和尚百日之際，不能親自前來參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會，親筆致電印志法師：「印志法師道鑒：感謝法師相邀，為令師揭碑。然淨空風燭殘年，緣未成熟，力不從心，一心只在講經念佛，恐未克躬與其會，請法師見諒。令師正知正見，老實修行，護持法門，續佛慧命，大德大願，令人無限敬仰。法師等善稟遺志，信受奉行，六和道場，百忍家風，廣演正法，利樂有情，天人讚歎。耑頌道業精進，道風遠揚，法緣殊勝，法輪常轉。祝法喜充滿。」

海賢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，以戒為師，以苦為修，道心堅固，持戒精嚴。他質樸實在，平易近人，一生淡泊名利，從不沾染虛榮頭銜；他隨俗入緣，恆順眾生，像一碗清水，照人照物，潤人心田；他身居南陽社旗來佛寺鄉間小寺廟幾十年，農禪並重，播撒菩提。田間耕地除草，寺內燃燈焚香、劈柴做米，沒有



一天停歇；不做經懺佛事，一句阿彌陀佛聖號刻骨銘心，在田間、在大殿、在夢中，行住坐臥，片刻不曾丟失。他經常告訴身邊有緣人，「搬柴運水，無非是道；粗茶淡飯，皆是修行」，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！」

要和咱們這位只會念一句彌陀聖號的荒庵老僧相比，恐怕連趙州禪師自己也該自嘆弗如。六字洪名之微妙難思，於此處亦可見一斑。僧寶不思議，身披三事雲衣。浮杯渡海剎那時，赴感應群機。堪作人天功德主，堅持戒行無違。我今稽首願遙知，振錫杖提攜。阿彌陀佛！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。